

紀念星雲大師辭世週年，勇敢面對 現代人間佛教發展的第三階段

程恭讓

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現代人間佛教的思想與運動，從狹義的角度講，應該是指從二十世紀初年發展到今天，由漢傳佛教及中華佛教衍生及發展的新佛教運動。這是一場波瀾壯闊的佛教新文化運動，它是漢傳佛教現代化、全球化的重要思想與實踐運動，同時也是當代世界佛教現代化、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裡，基於人間佛教在漢傳佛教文化中發展，以及在現代人類文明中演繹的史實與邏輯，我認為可以把現代人間佛教的發展歷程，以及與之相關的教界及學界（特別是漢語學界）人間佛教理論研究的過程，大致區分為三個時間段落：

（一）我認為從二十世紀二〇 - 三〇年代開始，到二十世紀五〇 - 六〇年代的大約 50 年，是現代人間佛教理論建構與實踐運動的第一個階段，這同時也是現代人間佛教理論問題研究的第一個時間段落。這一階段的人間佛教思想理論家，當然以太虛大師（1890-1947）為其中最卓越的代表。二十世紀四〇年代初，印順法師（1906-2005）先後寫出《印度之佛教》、《佛在人間》等著作，提出在現代佛教學術研究基礎上重構佛教思想史及人間佛教思想史



的立場，使他成為雖與太虛大師有一定思想路線的差異，然而在現代人間佛教發展歷程中具有重要學術思想影響力的一位人間佛教思想家。

同一時期的佛教學術界關於人間佛教理論問題的關注和研究，可謂相當薄弱，很多佛教學者根本尚未注意到人間佛教的存在和發展，當然也還沒有可能對於人間佛教的理論問題展開深入細緻地了解和研究。不過，這其中也有一些例外。如佛儒雙棲的學者、二十世紀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同時也是著名的現代新儒學思想家梁漱溟先生（1893-1988），曾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當太虛大師剛剛嘗試把人間佛教思想予以理論化的階段，就毫不留情地針對晚清以來大悲應世的佛教，及太虛大師開展的新佛教運動，提出決絕的批評意見，認為這些新佛教思潮有悖於「反身向後」的佛教根本宗旨，認為對於佛教的任何革新和改造都不會成功，即使成功也沒有意義，甚至是有害無益。

梁氏的這些批評，實際上出於其人對於人間佛教思想宗旨的根本誤解（如他就誤以「人天乘」為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但是他提出的反對佛教適應社會和文化的價值立場，是民國初年中國思想界文化保守主義思潮非常有特色，也非常有力度的理論表現，而這一理論趨向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是那些以例如「世俗化」概念反對、批評人間佛教的人們的基本理論依據和基本價值思惟。

太虛大師晚年反思自己佛教革新運動「失敗史」時，曾經深刻地自我批評：自己長於理論，而短於實踐。並說未來能夠將人間佛教進行到底的新的佛教領袖，必須是能夠將理論的智慧和實踐的才能集中於一身的人。太虛大師逝世時，星雲大師才 20 歲，是太虛大師所呼喚的那種滿懷佛教的理想，未來將成為人間佛教領袖的一

位「新僧」。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事業在二十世紀四〇年代末、五〇年代初已經開始，在六〇年代末期以創建高雄佛光山的成就，在當時的佛教界如一顆耀眼的新星冉冉升起。不過，星雲大師真正發生廣泛及深刻的影響，則要等到人間佛教發展的第二個階段。

(二) 我認為從二十世紀七〇年代開始，到最近的時間，或可視為是現代人間佛教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這同時也是現代人間佛教理論問題研究的第二個時間段落。在這一階段，先後湧現出諸如印順導師、趙樸初長者(1907-2000)、曉雲法師(1912-2004)、星雲大師(1927-2023)、聖嚴法師(1931-2009)、淨慧長老(1933-2013)、證嚴法師、昭慧法師等一大批優秀的人間佛教的思想家、理論家、實踐家、踐行者，這些人或是在學術思想研究方面(如印順法師)，或是在特殊環境下的撥亂反正方面(如趙樸初)，或是在人間佛教理論與實踐的拓展方面(如星雲大師、聖嚴法師)，或是在創辦大學的佛教創新事業方面(如曉雲法師、星雲大師)，或是在佛教的慈悲救濟事業方面(如證嚴法師)，或是在推動人間佛教中國化創新發展方面(如趙樸初、淨慧長老)，或是在人間佛教學術思想的新凝煉方面(如昭慧法師等)，都做出過足以笑傲佛教史的傑出貢獻。

尤其是在海峽兩岸，同時都出現弘揚人間佛教思想、信仰的重要人物，這對於漢傳佛教的繼續發揚，對於人間佛教的未來弘化，對於兩岸文化的價值融合，都有特殊的意義與價值。而在這一階段，佛教學界也開始關注乃至重視人間佛教理論問題的研究，出現了一小批人間佛教問題研究的專家，乃至於進展到了今天，對於包括人間佛教理論問題在內的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的研究，至少已經成為很多佛教學者樂意長期參與或偶爾友情出席的一個重要的學術



事業。這期間在漢語佛教學界，形成「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及「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等重要而持續的人間佛教學術會議平台，在海峽兩岸乃至全球漢語學界、全球國際佛教學界，都有力地推動了人間佛教的理論研究及廣義的人間佛教問題的研究。

2023年元宵節星雲大師圓寂時，我曾經在所寫的紀念文章〈星雲大師的離世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中，提出「後星雲時代」的概念。我的直覺和敏感告訴我，伴隨星雲大師的離世，中國佛教、全球佛教，以及人間佛教的世界，已經發生、正在發生或者將會發生一些重要的變化。這是必然的，這是無可避免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一點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星雲大師不僅是現代人間佛教的重要理論家，也是現代人間佛教的重要實踐家，更是現代人間佛教的制度與價值的偉大鼎新者。他一生充分發揚佛教的般若智慧與善巧方便，在推動現代文明條件下佛教理論理性與佛教實踐理性的新結合方面，開啟了重要的經驗，留給我們豐富的啟示。同時，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事業的發展方面，更是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歷史性成就。所以我覺得，把星雲大師的離世視為現代人間佛教發展與理論研究第二個時間段落的結束，是合理的。

（三）當下，我們已經進入現代人間佛教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同時這當然順次也是人間佛教理論研究的第三個時間段落。人間佛教已經面臨諸多的大師紛紛謝世，而我們尊敬的星雲大師也已經謝世的階段。大師們的紛紛謝世，對於人間佛教的前途、命運而言，當然不可以不說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也正是由於這一點，很多人對於人間佛教的未來並不看好，或者至少是憂心忡忡。不過，我的看法與這樣的意見有些差異。這首先是因為，我們深知佛教原本不是

所謂的「宗教」，即使人們一定要把佛教視為是一種「宗教」，那麼佛教也從其創立者釋迦牟尼佛開始，就是一個高度重視「自性依止」的理性「宗教」，智慧「宗教」。所以，佛教徒從來都不會也不應該把對於導師或者領袖的崇拜，視為其人生的支撐性依據。

其次則是因為，現代人間佛教更是在現代文明的條件下一個充分「祛魅」的佛教，現代人間佛教的導師們對此都有非常理性的認識，他們對於後人或者教團，也都有非常理性的指點。如星雲大師早在2013年就寫下〈真誠的告白〉，並且作為一份公開的「遺囑」，曾在當年的信眾大會中當眾宣讀。這份「遺囑」的最後，寫有下面這段文字：「對於人生的最後，我沒有舍利子，各種繁文縟節一概全免，只要寫上簡單幾個字，或是有心對我懷念者，可以唱誦『人間音緣』的佛曲。如果大家心中有人間佛教，時時奉行人間佛教，我想，這就是對我最好的懷念，也是我所衷心期盼。」由此可見：星雲大師早在謝世前的10年，就已經十分注意培養徒眾和信眾的「自依」精神。因此，我覺得有充分的理由預期「後星雲時代」的人間佛教，將會以經過試驗和磨鍊的自覺和理性，做到「心中有人間佛教，時時奉行人間佛教」。人間佛教的第三季，將絕對不會是惶惶無主的第三季，而是理性成熟、再造輝煌的第三季！

與人間佛教進入新時代的這種總體發展趨勢相應，人間佛教的理論研究，相信也將會從人間佛教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對於人間佛教「現代性」問題不約而同的關注，今後更多地讓位於對於佛法「後現代性」價值的考量；而伴隨現代人間佛教拓展佛教的國際版圖，佛教實現新一輪全球化弘化之後，今後的教界與學界對於佛教思想本質的理解與表述，對於人間佛教智慧本質的認識與體會，今後或許也將會出現一些重要的調整和變化。



在 3 年疫情的特殊時期，筆者就對「後疫情時代」人間佛教的理論發展問題，發表過一些意見，我當時提出後疫情時代人間佛教的思想方向，應當注意具有以下 4 個特點：即一、「應該以佛教的諸行無常的理念再度喚起人類的謙卑意識」，二、「如實地承認人類物質文明及精神文明的價值，乃是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價值的依據」，三、「後疫情時代的人間佛教應當大聲疾呼免疫力文明建設的課題」，及四、「將佛教文明的交流性的底質和人間佛教的交流性精神引領、拓展至於佛教史上空前深度的義理境域和空前廣闊的社會文化空間」。我的這些判斷，是我自己研究佛教思想史及現代人間佛教理論問題得出的看法，也是我對人間佛教未來發展段落理論指向的一種預期。

最後，在大師逝世週年之際，在這篇緬懷小文的末尾，衷心希望表達這樣的心意：我們對一代佛法導師星雲大師最好的紀念，就是繼續推動老人家一生念茲在茲的人間佛教弘法事業。人間佛教沒有完成時，人間佛教只有進行時。唯有慈氏當來再生，人間化為普遍淨土，人間佛教才有圓滿之期。那麼，就讓我們勇敢面對充滿各種挑戰，也充滿各種可能性的人間佛教發展的第三階段吧！

